

台湾 深度

Lunar New Year VS Chinese New Year，我们过著的是同一个农历新年吗？

在New Year前面该用Lunar还是Chinese，成为台湾网民的应节争论。虎年第一道二选一难题，比想像中还要复杂。



2022年2月1日泰国曼谷，三名舞狮者和他们的剧团成在寺庙表演。摄：Mailee Osten-Tan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

李易安 [+](#)

端传媒记者 李易安 发自台北 | 2022-02-06

和外国人提到农历新年时，你会讲Chinese New Year (CNY)，还是Lunar New Year (LNY)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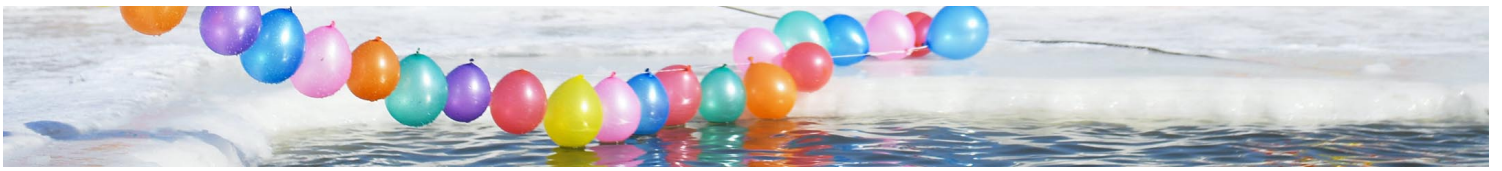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问题，在新年期间突然成了台湾网上热话。2月1日，大年初一，经营英文教学的网红“阿滴英文”，在脸书以“Happy Lunar New Year”向粉丝贺年，并在推特上指“农历是根据月亮计算的历法”，接著介绍“lunar”源于字根即“月亮”之意，因此“大家常说的Chinese New Year 也称 Lunar New Year”。

翌日，曾担任2021年核四公投领衔人的政治网红黄士修在脸书上发文回应，批评阿滴的说法犯了“三个错误”，指“农历是阴阳合历”，因此英文不应该译为“Lunar New Year”，而台湾人“过的农历年是Chinese New Year，与中国自古以来一致”，“伊斯兰信仰过的阴历年才是 Lunar New Year”，最后又提到，台湾现行的农历历法，是依据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订立的标准”。

截至发稿前，阿滴和黄士修的这两则贴文，分别获得了约800和500次转发分享，在台湾的网路空间中引起了一阵热议。

有同意黄士修说法的网民认为，用Chinese New Year更为合适，主要是因为过年的“习俗和祭祀是按照我国的传统礼俗执行”，和伊斯兰的新年礼俗不同；也有网民提及 Lunar New Year名称在美国出现的原因，并指这个称呼背后是“美国率领的反中情绪”；然而亦有网民认为，使用Chinese New Year“会被某国（中国）骑劫这个节日”，也不尊重其他庆祝农历新年的国家或民族。





2022年1月30日中国哈尔滨，迎接农历新年的活动中，一名冬泳者跳入冰冻的松花江。摄：Liu Yang/VCG via Getty Images

CNY或LNY，哪个英译更合理？

从历法的观测原理来看，台湾和中国大陆使用的“农历”，确实属于“阴阳合历”：“阴”的部分，指历法以月亮圆缺的周期，来决定月份的长度；“阳”的部分，则指历法根据“地球公转”的周期，来决定一年的长度，并据此订定出“二十四节气”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农历的初一、十五，基本上都符合月相，但和阳历（国历）日期没有对应关系，然而农历的“清明”、“冬至”这些节气，每年却又固定落在阳历的同个日期（偶尔有一天的差异），契合阳历周期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阴阳合历的“农历”、以及“农历新年”，究竟是否如黄士修所说，在英文里不能译作“Lunar Calendar”和“Lunar New Year”？

根据大英百科全书，“[Lunar Calendar](#)”这个条目里，确实只提到了苏美-巴比伦历法，以及和宗教关系特别密切的“犹太宗教历法”和“伊斯兰历法”。至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使用的“农历”，则被归类在“[lunisolar calendar](#)”的条目下方，因此精确来说，不论是直接将“农历”译作“Lunar Calendar”，或是在中文里将农历称为“阴历”，确实都不精准。

至于农历新年能否译为“Lunar New Year”这个问题，恐怕更复杂一些。

同样根据[《大英百科全书》](#)，“Lunar New Year”在英文里，就是专指东亚地区（包括中国大陆、韩国、越南等地）的“旧历新年”，而之所以会以“lunar”为名，就是因为该节庆依循的是“农历”里“阴历的部分”，“始于每年阴历的第一次朔月，并结束于每年阴历的第一次望月”。

换言之，“Chinese New Year”确实是“Lunar New Year”的其中一种，但“Lunar New Year”能褪去国族色彩，将韩、越等地的农历新年也涵括进来，解决历史上“东亚/汉字文化圈”和今日国界并不重合的问题。于是，台湾人的农历新年，在英文里确实可以称为“Lunar New Year”。

至于黄士修所说的“伊斯兰信仰过的阴历年才是Lunar New Year”，有没有问题呢？

事实上，虽然伊斯兰历法是“纯粹阴历”，但该历法的新年在英文里反而不会称为“Lunar New Year”，而是直接称作“Islamic New Year”，而且对一般穆斯林来说也不是重要节日，通常不会盛大庆祝。循此，黄士修关于伊斯兰历的说法，就历法原理来说虽然无误，但并不符合英文的习惯用法。



2022年1月30日，市民在香港的一个摊档观看鲜花和农历新年装饰品。摄：Chan Long Hei/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政治立场或是影响因素

厘清历法原理、以及英语世界里通用的说法之后，更核心的问题或许是，为何CNY和LNY会在台湾引起争议？

如果不是为了和非中文使用者沟通，大部分台湾人基本上不太会遇到农历新年的英译，而台湾政府也没有针对农历新年的英译进行规范。然而若从台湾的英语媒体来看，CNY和LNY的使用却又泾渭分明。

以“自由报系”旗下、立场偏绿的《台北时报》（Taipei Times）为例，近十年在其报导里，便只使用过LNY这个称法，而没有用过CNY；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中央社，其英文新闻平台“Focus Taiwan”，近期对农历新年的英译原则，也基本和《台北时报》差不多。至于创办人、历任董事长皆和国民党关系较近的《中

国邮报》(China Post) 则正好相反，只用CNY、不用LNY。

台湾政治人物拜年时的用词，也是另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。

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便在推特上，特别以中文繁体、中文简体、韩文和越南文等四种文字，向庆祝农历新年的各国网民道贺，而英文贺词则使用“lunar new year”：这个用法较能顾虑到不属于华人、但同样庆祝农历新年的族群的感受，同时也能看出，蔡英文推文面向的受众并不限于华人。

至于国民党的官方推特帐号，今年则未出现任何与农历新年相关的推文，而蓝营的政治人物里，至今亦只有前主席江启臣在推文中以英文拜年，使用的则是CNY。

换言之，虽然没有公开的明文规范，但CNY/LNY两种译法的选择，在台湾似是和政治立场存在关联。

这种现象，除了能在媒体机构、政治人物的身上观察到之外，也适用于旅居国外、或是工作上经常需要接触外国人的台湾人身上——居住在荷兰的罗仔君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

接受端传媒采访时，罗仔君表示，如果和荷兰人提到农历新年，她都会刻意使用LNY，原因就是“怕被别人当成中国人”，“感觉只要讲了CNY，就会被别人误以为我的身分认同是中国人”。

但罗仔君也提到，一般荷兰人并不在意她使用CNY或LNY，她也没有主动解释过两者之间的差异，“对他们来说，其他民族各自有不同的节日时间，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大家只会想说，哦，就是轮到你们在过年了。”





2022年1月16日新加坡，工人们准备在巨型灯笼上放置装饰。摄：Suhaimi Abdullah/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

个人身份认同与社会脉络

相较之下，在美国一间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、居住在美国西岸某城镇的小发（化名），反倒不太担心使用CNY会被认为是中国人，因为反正“被当成中国人的机会太多了”。

小发还指出，使用CNY或LNY除了牵涉个人的身份认同之外，有时也和使用者所处的社会脉络有关，比如美国社会对族裔政治比较敏感，农历新年的英译就得谨慎选择，“因为非华裔也可能会过农历新年，比如在苏利南、模里西斯，当地因为有规模不小的华裔社群，农历新年在他们的国家里也都是法定假日。”

这种对节日名称的谨慎态度，小发认为终究与美国社会气氛的变化有关。

“美国企业过去几年来，非常重视对员工宣导‘不能因为性倾向、外貌、族裔、国籍、信仰而有差别待遇’，虽然这不代表绝对不能聊国籍和出身，但大家可能会因为不想惹事，所以就愈来愈形成一种‘除非对方主动提，否则就不问’的默契。”而选用LNY、不用CNY，在美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避免直接碰触族裔议题。

小发也观察到，由于在美的中国移民、留学生人数众多，因此使用LNY，有时也能避免自己被垄断话语权。比如有次他参加某个学校的农历新年晚会，由于主办方中国籍人数较多，导致新年晚会“变成了春晚”，就让他明显感觉到现场的非中国籍人士“不太自在”。

“其实我第一次有意识使用LNY，而不用CNY，也是2019年、在前一个公司里主办农历新年活动的时候……当时我知道活动是针对全公司所有员工、而非只针对华人，所以无论在文书、还是口头沟通的时候，都会刻意使用LNY，”小发回忆道。

同样在美商公司任职的小包（化名），也有类似的感受。接受端传媒采访时，小包指出，他其实是进入美商公司之后，才开始意识到CNY和LNY的差异，也才开始改用LNY，但他后来使用LNY的理由，主要还是因为国家认同，和公司政策的出发点并不同。

有些台湾人则认为，CNY的“Chinese”如果是指“华人”的新年、而不是“中国”的新年，情感上就比较能接受，“但可惜英文里都是用Chinese，目前还没有发展出‘中国人’与‘华人’的区别，可以把国家认同和文化认

同分开，比较难避免被误会，”小发如此补充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东亚以外的英语语境里（尤其美国），使用LNY一般是为了让这个节日更加“包容”（inclusive），可以涵括进更多不同族群的文化，但对于有国族焦虑的台湾人来说，使用LNY却颠倒了过来，成了一个“排除”（exclusive）的动作，目的则是为了“划界”、“将自己和中国人区分开来”。



2022年1月21日，马来西亚吉隆坡，农历新年庆祝活动，身著盛装的潜水员在水族馆内表演传统的舞狮。摄：Wong Fok Loy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其他地方如何称呼农历新年？

今次并不是农历新年译名第一次在中文世界卷入争议。2018年，中国名模刘雯在推特上写下“Happy Lunar New Year”，也曾引起部分中国网民的愤慨情绪，甚至让一些人开始将使用LNY视为“辱华”。不过当时也有中国网民提醒，中国官方的文宣、以及学校里的英文教材，本来就会使用LNY。

CNY和LNY两种用法都其来有自，也都有各自更加适用的脉络和语境，但也容易在特定情境中涉及族裔政治和国族情绪，因而引发争议。

根据Google Trend的数据资料，过去五年以来，不论在全球范围或美国，CNY的搜寻热度一直都比LNY高；然而从2020年开始，LNY的搜寻热度却出现显著提升，甚至可能在2022年农历新年期间超过CNY的热度。

至于在台湾，近五年来CNY的网路搜寻热度，亦一向高于LNY，但LNY的搜寻热度也在持续提升，并同样在2022年农历新年期间追上CNY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农历新年同样是国定假日、华人较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就网路搜寻热度而言，却没有像其他地区一样，出现“CNY消、LNY长”的趋势，似乎也反映了星马华人至今依然惯用CNY的现象，而个中原因，则依然和族裔动态有关。

在星马的语境里，“Chinese”一般是个“族裔符号”、而非“国族符号”，指的是“华族”，对应于星马两国内部的其他族裔（比如马来人、印度人）。此外，星马境内也和美国不同，没有大量其他不属于华人、但庆祝农历新年的族群，因此使用CNY便相对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。

举例来说，新加坡政府今年推出的贺年暨防疫宣导影片里，使用的便是CNY；就连曾写歌暗讽中国时政、戏称自己可能是“史上写最多贺岁歌的人”的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，都曾在牛年的贺岁歌曲简介中使用过CNY。

比较特殊的是，同样有不少华人的印尼，则将农历新年称为“Tahun Baru Imlek”，其中的“Imlek”就是福建话（闽南话）的“阴历”，反映了大部分印尼华人的原籍与语言。





2022年2月5日台湾台北，市民在一个虎年的装饰前合照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“政治不正确”的节日

在西方世界里，近年亦有个别节日逐渐被视为“政治不正确”，这些节日大致上也都牵涉殖民史和族裔政治。

比如在澳大利亚，用来纪念欧洲舰队驶进雪梨的博坦尼湾（Botany Bay）、开启澳大利亚殖民的“澳大利亚日”（Australia Day），便让不少澳大利亚原住民感到尴尬，近来澳大利亚国内亦有呼声，希望将节日改名、或完全取消庆祝。

与“澳大利亚日”类似的，还有纪念哥伦布抵达美洲、“发现新大陆”的“哥伦布日”（Columbus Day）；该节日在美国是国定假日，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亦有庆祝。

然而所谓“发现新大陆”，其实是个非常欧洲本位的说法，同时也将哥伦布定位为“发现者”、而非“殖民者”，而欧洲人带来的疾病、战争和统治，也让许多美洲原住民深受其害。

循此，自从1990年代起，各个拉美国家、以及美国几个州政府，便开始将“哥伦布日”更名为“原住民日”（Indigenous Peoples Day, Native Americans' Day），借此彰显美洲原住民的文化与历史，同时也凸显哥伦布作为殖民者的角色。

另一个更常被注意到、同样和节日有关的争议，则是大部分人都比较熟悉的圣诞节。在美国，由于每年的十一月底至隔年初，便是包括感恩节、圣诞节、犹太教的光明节、新年等重要节日集中的期间，因此在该段期间直接以“Happy Holidays”取代“Merry Christmas”向人祝贺，也更能顾及不同文化、族裔和宗教信仰的群体，类似于美国近期以LNY取代CNY的作法。